

# 故影追思

## 清明征文



关注公众号预约入园祭扫

## 征稿启事

时光会走远,故人在心间。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“感恩怀德,慎终追远”的优良传统,给读者搭建追忆缅怀、倾诉心声的平台,泉州晚报社与宏福园联合举办“故影追思”清明征文活动。

清明,是祭奠,亦是铭记;是追思,更是传承。那些曾相伴同行的人,从未真正离开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活在我们的记忆与时光里。当文字化作心桥,便能连接生死、跨越别离,让深藏心底的牵挂与思念,有处可寄、有情可抒。我们以笔墨为祭,以文字为念,致敬那些远行的珍贵生命,珍藏那些照亮岁月的温情与力量。

来稿可从逝者生前二三事或三两句话展开回忆,传递温暖而积极的人生启示。作品要求原创首发,内容真实、情感真挚、叙事感人,篇幅1200字左右,择优用稿。
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 (邮件标题请注明“故影追思”清明征文)

投稿热线:0595-22500062 征文时间:即日起至4月5日

# 大姐的歌声

□苏俊楠

我是在大姐美妙的歌声里长大的。我四五岁时,曾缠着大姐,要她唱《扫帚歌》。大姐说没有这样的歌,却还是不厌其烦地唱了一首又一首其他歌曲。

大姐十来岁时,在少年宫主演儿童歌舞剧《小小画家》。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跳着舞,对着小狗唱:“尖耳朵,长嘴巴,看见主人摇尾巴……”

大姐渐渐长大,她会唱的歌越来越多:中外民歌、电影歌曲,从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到《江姐》里的大段唱段……她的歌声清亮婉转,十分动听。

受她影响,我也会唱许多歌。20世纪90年代初,在桂林的旅游大巴上,导游唱了一段早年的电影插曲:“满山的葡萄红艳艳……这串葡萄甜不甜?”突然把话筒塞给我。匆忙间,我接下去把歌完整唱完。事后,带队的教育系统工会负责人说:“幸亏你会唱,不然我们可要丢脸了。”

大姐曾抄录过许多歌曲,字迹娟秀工整。空白处还抄了不少警句名言。其中一句先烈的诗句,曾深深震撼我少年的心:“我是宝剑,我是火花,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,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!”

大姐喜欢看书,一有空闲,便捧着书

阅读。在她的影响下,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唱歌、爱看书。

大姐从小就长得漂亮,十六七岁时,更像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花。有一次,大姐带我回家路上,突然拉着我躲进一家商店,假装看东西。她低声说:“后面有个后生家”也喝成鬼”(闽南语很不像话的意思),一直盯着我看,又是梳头又是整理衣裳,跟了我们一路……”后来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,甩掉了尾随的人,才安全回家。多年后,我读到汉乐府《陌上桑》:“少年见罗敷,脱帽着帽头……”不禁哑然失笑,情景何其相似。

大姐读书时品学兼优,小学时臂戴两道杠,中学时任团支部书记。可惜升学体检时因病,只能休学。

不久后,大姐进入国营工厂工作。她常参加文艺演出,广受好评。大姐成家后,会轻轻哼着歌,哄怀里的孩子入睡,那歌声温柔婉转。

后来,大姐的歌声渐渐少了。她太过劳累:上班时肩上背着一大包孩子用的东西,怀里抱着小儿子,大儿子还拉着她的衣角。那段时间,大姐夫在干校,后来又回到山区。

大姐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。工厂先后改为合资厂、私营厂,因为她工作认真负责,一直被留用至退休。

我原本想找个时间,兄弟姐妹聚在一起,唱一唱老歌,回想逝去的年华,可如今,大姐不在了……

大姐一生也有不少遗憾:小学毕业时,学校选送她去省艺校学习,父母不放心,没能成行;被保送省重点中学,名额又没了;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单位,后来也解散了……大姐若是成长在如今这个经济更发达、更重视个人发展的时代,人生定会大不一样。

然而,大姐任劳任怨、认真地生活,养大子女,又照着孙辈,晚年儿孙绕膝、阖家安宁,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?莫泊桑说:“人的一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,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坏。”

风里有花香,人间有念想,大姐甜美的歌声,永远留在我们兄弟姐妹心里。



(CFP图)

# 每日佳句

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“有”:有车、有房、有钱、有权;但幸福有时其实是“无”:无忧、无虑、无病、无灾。



# 古街之眼

□白丽虹

在一条古街,我邂逅了一眼古井。它的深邃目光,与我静静对视,一眼千年。

它静卧在一块古石砌成的井口,如一位沧桑的长者,悠闲地沐浴着日光。

它与我故乡的水井有着不一样的身姿。老家的水井多为圆形,没有井盖;而这口井是六角形的,由两块石板拼成井盖,各凿一个圆孔,像长着两只睿智的眼睛,默默地见证着老街的千年传奇。我好奇地俯身俯视,井中漾着清冽的泉水,四壁条石井然有序,泛着淡淡的青泽。

古井撩拨心弦,我的思绪也随之飘回唐末。那时,这一带多是盐碱地,海水又咸又涩,拥有一口甘甜的井水,成了当地百姓最大的心愿。一位将军奉皇帝旨意来到闽地驻扎,了解到百姓用水艰难,便挑选军中擅长掘井的士兵,仔细勘探地势,在适宜之处开掘水井。就这样,一口口甘甜的泉水奔涌而出。将军并未将这些水井据为军营所有,而是下令与百姓共用。

古井群的形成,惠及一方百姓,滋养半城烟火。天刚蒙蒙亮,女人们便挑着水桶来到井边汲水,来晚了,只好排在长长的队伍后等候,趁着间隙,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。水桶起落的扑通声与女人们的说笑声,交织成一曲美妙的晨曲。节日里更是热闹,家家户户的妇女齐聚井边淘米,准备蒸糕蒸糍。东家大娘好奇西家媳妇蒸什么糕,南家婶婶打探北家奶奶炊咸还是做甜。刚过门的新娘子,主动向大妈们请教做糕糍的经验,大家都倾囊相授。井台边,成了女人们最日常的相聚之地。

夏天,是孩子们最欢喜的时节。提上一桶井水,从头淋到脚,一身燥热瞬间消散。有时,还会把一两个西瓜放进水桶,沉入井中冰镇。一个时辰后提起,小伙伴们一人分一小块,咬下去,冰凉舒畅,满口清甜。

这井水滋养的,不只是百姓的柴米油盐,更是一个时代的文脉风流。当时,众多晚唐文臣与诗人把这里当作世外桃源,纷沓而来。群贤汇聚,他们论时政、作文章,文脉薪火,代代相传。

一旁的残壁上,至今仍刻着一句流传甚广的诗句:“柴门深掩古城秋,背廓沿溪一路幽。”我想,这些文人雅士,定是在甘甜井水的滋养下文思泉涌,用笔记录着闽国与泉州的岁月。

离开古街,那些古井仍时时牵动着我的心。我不禁在心里叩问:为何历经千年,它们还能保存得如此完整?为何井水依旧源源不断?这,应当得益于当地人怀着感恩之心,上一心、精心守护。正是这份一如既往的用心,让“大地之眼”清澈如初,让更多珍贵的历史印记得以传承。它以一眼千年的静默,告诉后人:守护,便是对历史最长情的告白。



# 让人变幸福的小事

- 时常面带微笑。
- 不必太在意他人的看法。
- 多花些时间,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、六岁以下的孩子相处。
- 凡事不必太过较真。
- 你不必赢得每一场争论。
- 别将宝贵的精力,耗费在与人谈论八卦上。
- 人生苦短,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怨恨任何一人上。
- 每天保证充足睡眠,睡满八小时。
- 放下那些不开心的过往,别总纠结于曾经的过错。
- 让阅读成为生活的常态,这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习惯。
- 时常给家人打个电话。
- 无论心情如何,起身整理,梳洗打扮,自信登场。



# 逍遥客

# 指尖流淌出的文字

□洪天平

大约是今年春节吧,我尝试着用手指在手机上写些长短不拘的文章。未料这一比划竟让我尝到不少甜头,甚至有些一发不可收。我一般以“行草”字体赋笔,识别率还是挺高的。

说来惭愧,我不会用电脑,早些年也没有电脑,起码并不普及。这之前我一直坚持手写,光论数量,大抵超过了上百万字,整理出来的底稿塞了好几个抽屉。

有人对我说,手写好,笔尖在纸上唰唰作响,如行云流水;还说这其中更有思索、有停顿,文思泉涌,美不胜收。听了这话,我正好借坡下驴,好歹掩饰一下自己跟不上节奏的窘境。

平时微信聊天,我也用手写。当年读小学时拼音没练好,导致如今只能将就手写。手写容易出现“形近字”跑偏,如“己、巳、巴”,还有“土、士”“日、曰”等。不过听说拼音打字常常同时跳出好几个同音字,也容易点错。

我要“自圆其说”的是:不管是从前纸上书写,还是如今屏幕上“指写”,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好处。譬如能治愈“提笔忘字”,譬如顺带练练书法,譬如借汉字独有的魅力平静情绪、愉悦身心。

还真是,有时候我能从右手食指指尖倾泻出的文字里,感悟到激情与空灵,让快节奏的时空凝聚于指尖之上,或疾或徐,张弛有度。这或许多少弥补了唐人李颀笔下“青鸟不传云外信,丁香空结雨中愁”的怅然。

由手写,我想到了“指画”。指画是用指尖蘸墨或颜料绘制的画,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。据记载,指画技艺成熟于清康熙年间,由画家高其佩系统化并推而广之。其侄孙高秉所著《指头画说》,是早期重要的相关理论文献。这一技法传承至今,已有三百多年历史。

说到底,许多事物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是一位乒乓球爱好者,曾听一位乒坛名将讲过:打球要做到脑体合一,腰身联动,手脚配合,大臂带动小臂,一直到手腕,直至握拍的指尖。是的,指尖,它才是发力的末梢,是控制的关键。

并非我强词夺理,指尖写字确实好处多多。比起“沙盘练笔”“砖上挥毫”,“指写”自有其得天独厚之妙趣:无纸无墨,以指代笔、循环利用、低碳环保;比起退休大爷在公园、广场挥舞如椽大笔,指写自有微风细浪、自娱自乐的一方天地。

不瞒你说,一段时间以来,我坚持在手机屏幕上用指尖码字,写下的诗歌、散文

已有十万字左右。屏上操作,有种别样惬意:写写停停,断断续续,“风吹哪页读哪页”,不受时间、地点限制。

不知怎的,写着写着,我竟莫名生出几分感慨。想到北宋晏殊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欲寄彩笺兼尺素,山长水阔知何处”,仿佛跟着大诗人一同悲欢离合,心中生出珍惜与怅然。我甚至恍惚:莫非世上真有“古今穿越”之事?

其实我也纳闷,我今天所言,是否有些悖论。“指”上谈兵,自说自话,但我确实切实感受到了指尖流淌诗文的乐趣。一家之言,权当是自己的读书笔记与书写心得吧。



# 锦鲤

□郭永尚

锦鲤游弋,斑纹如水墨晕染,漾开流动的墨痕。

人们对锦鲤的偏爱,不止于斑斓色彩,更在其灵动身姿里藏着的吉祥意蕴。这份形神兼具的美好,离不开养殖人的细心守护。

走进锦鲤养殖场,偌大的室内养殖车间里,一方方整齐的水泥池注满澄澈净水,全自动投饵机、智能水循环系统、水质在线监测终端依次排布。但见养殖人将锦鲤按体长分级入池,避免混养互抗。他们实时调控水质指标,每日清理残饵与排泄物,每周用改良剂优化池底环境,搭配生物滤材构建生态净化循环。春秋依水温梯度培水、繁育天然饵料,夏季每周换水并开启降温

设备,冬季稳定水温……每一步都严守标准,扎实细致。

“董工,今天这批鱼状态很好,水温、水质各项指标全都达标了!”技术员小李拿着检测仪汇报,袖口沾着消毒用的食盐粉末。

董工俯身池边,仔细观察鱼群的游姿与体型,指尖轻叩池壁叮嘱:“不错,继续盯紧——高锰酸钾溶液按1:5000比例兑匀,沿池边缓缓泼洒,浸泡15分钟再换清水,既能杀菌又不伤鱼。近期气温起伏大,给每个池子装上温控预警,温差超1℃就要及时调整,别让鱼儿受凉。另外,多留意红斑锦鲤的斑纹长势,边缘要清晰利落,不可模糊扩散。”

老周在旁补充道:“董工,我们每日都监测水质盐度,每周还用金银花、蒲公英熬制的药液为鱼药浴一次,预防水霉病与肠炎,效果颇佳。依据技术规范筛选的亲鱼,体型匀称、鳍条完整,后代斑纹的遗传稳定性也很理想。”

董工点点头,目光掠过水中鱼群:“饵料也要跟上,按鱼体重的3%—5%分两次投喂,高蛋白颗粒饲料里掺些螺旋藻粉和钙粉,保障鳞片光泽与骨骼发育。另外,饲料来源、生长速度、斑纹变化都要逐一记录,每周汇总复盘,及时优化调整。”

精细化养殖的日常里,师傅们日复一日观察、记录、调校,从幼苗投喂到

成鱼斑纹塑形,凭扎实技术抵御病害,以温柔耐心陪伴成长,把平凡的养殖劳作做到极致。被悉心培育的锦鲤,体态优美、色彩均匀、背鳍挺拔、尾鳍如扇、鳞片光滑……

锦鲤在水中缓缓穿梭,尾鳍轻摆,游姿悠然,宛如宣纸上晕开的墨迹,自在流转、气韵生动。它们或舒展身姿,或嬉戏追逐,或结伴巡游,每一个姿态都透着被珍视的安然,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融合得恰到好处。

这些水中精灵最终走出养殖场,进入花鸟鱼虫市场。这里从不是单纯的交易场所,而是承载千年风雅的文化驿站。你看那摊位上,锦鲤游弋的鱼缸与案头诗书相映,身姿恰似从诗卷中跃出的平仄,鱼影花香,茶烟袅袅,自成一派雅趣。

人们挑选的不仅是一尾鱼、一盆花,更是一份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的淡然,一种“可与言诗、可与论画、可与品茗、可与酌酒”的情怀。



# 麻辣烫

# 左撇子的幸福在右边吗

□马俊

我是个左撇子,吃饭用左手,拿东西用左手,幼时父母倒也没怎么管过我。

我初次感觉到左撇子像“异类”,是刚上学的时候。那时我用左手握笔,可老师总是纠正我,让我把笔换到右手。每当我习惯性用左手时,老师便用粉笔戳我的手臂。我四下望望,全班只有我一人是左撇子,顿时感到特别难过。老师几次三番提醒后,我终于学会了用右手写字。后来除了写字用右手,我做别的事习惯用左手。

渐渐地,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是为右撇子设计的。剪刀、削皮刀、门把手、手机侧边按钮,都是右手操作更方便;甚至银行取款机、扶梯扶手等,也都优先考虑右撇子。生活中的左撇子比较少,外出吃饭,我常常会遇到筷子跟别人“打架”的情况。每当两双筷子相碰,别人会扭头疑惑地问:

“你是左撇子?”在得到肯定回答后,对方一般会说几句场面话:“左撇子好啊,左撇子聪明,有艺术家气质。”可我明白,这仅仅是客气话而已,我一点也不聪明,更没有艺术家气质。

最让我烦恼的是,几乎每次在外面吃饭,我爱吃的菜都在右边,很不容易夹到,毕竟伸长胳膊夹菜很不雅观。有时餐桌无法转动,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右边的好菜被别人吃光。

时间长了,我开始羡慕右撇子。在我看来,许多好处都让右撇子占了。我们这种左撇子,显得格格不入,处处不顺手,事事不顺心。我总觉得,如果不是左撇子,肯定能拥有更多幸福。

这种心态,渐渐成了一种思维定式:只看到自己的劣势,并且把劣势无限夸大,甚

至由此抱怨连连;与此同时,又紧盯着别人的优势,觉得怎么都比不上人家。久而久之,我的幸福感越来越差。在我看来,别人是右撇子,为什么我不是?别人拥有的,我怎么没有?别人那么成功,为什么我不行?

我有一个“假想敌”,就是小学同学燕子。她家条件比我好,考的大学比我好,事业也比我成功。相比平庸的我,她简直光彩照人。

那次吃饭,我这个左撇子和她这个右撇子坐在一起,两双筷子一不小心又碰到了。燕子笑嘻嘻说起我左撇子的事:“从小我可羡慕你了!吃饭用左手,写字用右手,两只手都用得那么利索,有时候左右开弓,可威风了。不像我们,左手啥也不干,基本是个摆设。还有,咱们几家一起吃饭时,我发现你老公每次都坐在你左边,给你

夹菜、盛饭盛汤。有这么体贴的老公,真让人羡慕。”

燕子的话让我惊愕不已。原来在她眼中,我也拥有她望尘莫及的幸福。她虽然事业有成,婚姻生活却没那么美满;而我,有着安稳幸福的家庭,老公也确实细心,连家里东西的摆放,都会考虑我这个左撇子的习惯。果然像人们常说的那样:你只看到了别人的幸福,却忘了打量一下自己的幸福。

左撇子的幸福在右边吗?其实未必。无论是谁,幸福都不遥远,就在我们的左右。只要你伸出手,便能触碰到左边和右边的幸福。这个世界或许更偏向右边,但幸福既可以在左边,也可以在右边。幸福完全可以超越左右的限制,就在你发现并且抓牢那些属于你的美好的过程中。